

湖南首个女性抗癌公益组织：“花木兰”们的自救与重生

文、图: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李立
今年3月1日,本报刊发了《株洲“抗癌花木兰”,120人不断创造生命奇迹》的报道,讲述株洲市“花木兰”抗癌组织里120名女性两年多来抱团抗癌的故事。11月24日,这个以“两癌”女性为主的温暖抗癌团体,成功升华为“株洲市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”。这也是湖南首个女性抗癌公益组织。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赶赴株洲,见证“花木兰”们凤凰涅槃般的自救与重生。



扫一扫,视频更精彩



11月24日,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成立,并用一场演出联谊会来答谢一直在帮助她们的人们。

生病:感觉天塌下来了

株洲女子何小娟(化名)至今记得3年前那个尴尬刺痛的场景。那一天,何小娟去已经破产的厂里办事,看到一个老熟人迎面过来:“刘……”话未说完,对方低头扭脸而去。何小娟把后面的“姐”字生生咽下。“没想到,几十年的老朋友看我得了病,连照面都不愿意和我打。”今年51岁的何小娟告诉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,“3年前我检查出乳腺癌时,感觉天塌下来了,怎么倒霉的事情都遇上了。”

走在街上,何小娟觉得所有的人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,“像被社会孤立了一样”。丈夫过世已经5年,“也是癌症”,面对少不经事的儿子和苍老孱弱的父母,何小娟不忍开口:“想着跟他们说也只能增加他们的伤心。”无人倾诉也无处可说的痛苦让何小娟感觉“特别孤独”。

患病后的何小娟,做得最多的事,就是用电脑搜索“乳腺癌”、“治疗”、“不复发”等关键词,希望从浩如烟海的真伪信息中找到能拯救自己的线索。

文旗斌和她所组织的抗癌群,就是在那时进入了何小娟的视野。

抱团:建QQ群自救

最开始知道自己患上宫颈癌的时候,虽然自认为是“见过

风浪”的警察,但文旗斌的痛苦和绝望,并不比何小娟少。

当时,唯一能让文旗斌短暂忘却自己病痛的,是一名叫云飞的歌手的歌声。文旗斌说,她也是后来才知道,音乐对于癌症病人来说,确实有释放压力、树立信心的作用。

2013年,慢慢走出困境的文旗斌,希望能找到一个有相同经历的人来交流病情,“想得到指导”,但苦于“找不到合适的人”。文旗斌突然想到:“为什么我不能去组建一个女性抗癌群体?”于是,文旗斌建立了“株洲抗癌康复俱乐部”QQ群(群号:161998287),并在《株洲晚报》上留了自己的手机号。

很快,文旗斌接到了第一个电话,是患淋巴癌已经15年的刘金华打来的。何小娟第一次打通文旗斌的电话后,就“在电话里嚎啕大哭”。“这种感觉,没有得过(癌症)病的人无法体会。”文旗斌说,哪怕是最亲的家人,有时也无法完全理解癌症病人的感受和内心,“曾经有一个癌症患者因不堪家人对她的远离,而神志失常。”

队伍陆续“壮大”,文旗斌又针对女性病友创立了“花木兰”抗癌协会。

重生:你们怎么笑得出来

如今已经是抗癌团队中坚力量的袁薇,是最早加入“花木兰”

的病友之一。袁薇决定在协会组建一支歌舞队:“跳舞对身体健康有好处,乳腺癌最容易转移的部位是肺,而唱歌需要深呼吸,对肺有好处。”

袁薇联系了自己以前学习舞蹈的凌老师。听袁薇一说情况,已经从民营企业副总位置上退休的凌老师立马答应免费教学。姐妹们跟凌老师学的第一支舞是《在那东山顶上》。除了袁薇,其他人基本上没有舞蹈基础,但老师教得用心,学生学得专心。

唐勇是株洲市天元区小湖塘社区医生,在接触到“花木兰”抗癌协会后,他推荐了自己社区的几名患者加入,并义务为这个群体提供心理咨询和其他服务。

株洲市妇联干部綦青有舞蹈底子,也抽出业余时间教“花木兰”成员跳舞。在得知文旗斌和“花木兰”抗癌协会的情况后,株洲市妇联也伸出援手,帮她们争取救助资金和社会捐款。

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帮助她们的队伍中来,而抱团取暖的热量很快让协会成员们觉得温暖。她们不仅一起登山郊游,一起唱歌跳舞……甚至谁康复得比较快,都会把饮食起居、锻炼、用药的经验拿出来共同分享。

看着老会员们整天乐呵呵的,经常会有新进来的会员问:“你们怎么笑得出来咯?”袁薇告诉记者,刚进会的人情绪绝大多数都很低落,甚至有自闭抑郁的倾向,“在协会呆上一段时间,

明显会乐观开朗很多”。

何小娟告诉记者,她觉得现在甚至“有点因祸得福”,因为她原来“根本没有这么多朋友”,生活“也从来没有这样充实过”。

姐妹:“比亲人还亲”

春节期间,何小娟的儿子去了女友家过年,协会的方大姐听说之后,把一个人在家的何小娟接到了自己家中过年,“她弄了一大桌子菜,还喊了几个姐妹一起来,可开心了”。

协会的成员都会称彼此为姐妹,文旗斌说,她们都有共同的遭遇和心路历程,并互相给予,互相得到,“比亲人还亲”。

协会会员边红的丈夫瘫痪在床,儿子有智力障碍。但61岁的边红对协会和所有人都非常热心,协会的集体活动她都积极参与,跑前跑后。每次活动结束后,边红还要匆匆地赶回家中,照顾丈夫和儿子。

株洲市妇联为协会争取了10个特困家庭的资助名额,文旗斌让大家推荐或自荐,结果每个人推荐的都是别人。

“和姐妹们在一起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自卑和压力。”协会成员张伟文告诉记者,她们一起出去活动,不论家庭条件如何,都是AA制。

同病相怜的抱团取暖,是她们的生命遭遇突变后的温暖亮色。“我们比健康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更深刻,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更炽烈。”文旗斌说。

死亡:强颜欢笑也要笑

不过,在积极乐观的抗癌群体生活背后,也有沉郁的悲伤。

4个多月前去世的薛小红,就是文旗斌心中的隐痛。

比文旗斌小4岁的薛小红一直是文旗斌的榜样。2005年,薛小红患上乳腺癌,经治疗后康复。2012年文旗斌患病时,薛小红便拿自己现身说法,经常开导宽慰文旗斌,要坚强乐观,积极面对。文旗斌组建“花木兰”后,薛小红也积极投身进来,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贫霾,拥抱生活。

但是,在2015年春节,薛小红被检查出患上了肠癌,并已转移到肺部和盆腔。一年半之后,薛小红离开了人世。

“最后见她一面时,她在病床上还在宽慰我,说等她好一点,要陪我去看云飞的演唱会。”翻看着薛小红与大家一起挥舞着丝巾笑靥如花的照片,文旗斌的手有些颤抖。

不可否认,“花木兰”的每

一位成员,都背负着曾经的疾病带来的沉重压力。但文旗斌认为,即便是强颜欢笑,也要笑下去。“不是要我们忘记自己的病,而是让它成为我们善待自己和别人的理由。”

前路:帮助你,拯救我

今年11月24日,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成立,这是湖南首个女性抗癌公益组织。她们钟爱的歌手云飞也发来了祝福视频。当天,文旗斌和姐妹们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演出联谊会,来答谢一直帮助“花木兰”的人们。

这是她们在株洲市妇联等单位帮助下,第二次举办“感恩慈母·向生活微笑”主题的联谊会。凌老师特意带了朋友们过来帮会成员们化妆,好多会员经过化疗之后,眉毛不再生长,凌老师拿着眉笔一个个仔仔细细地描。

台上演得情真意切,台下看得泪水涟涟。

株洲市妇联主席杨爱云告诉记者,从2015年起,株洲市妇联在全市开展“两癌”摸底调查,并启动“感恩慈母”行动,帮助3000余名患“两癌”的女性。截止目前,株洲市“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”已经筹集善款180.65万元,“市妇联还将继续筹集资金,救助患‘两癌’的贫困女性”。

在湖南省妇联副主席鲁华看来,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为“两癌”患者群体的抗癌之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,“妇联应该主动作为,积极服务,为‘花木兰’这样的公益组织提供平台和交流的机会,并拓宽帮扶渠道,增强‘两癌’患者战胜癌症的信心和决心。”

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、中国癌症基金会秘书长赵平教授认为:“群体抗癌是医学模式转变的一种必然。目前各种各样的抗癌组织实质是一种集体心理疗法。当将这些有着特殊经历和遭遇的人组成一个群体,在这个氛围里互相倾诉、互相鼓励时,更容易共渡难关。”

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成立当天,文旗斌把身披彩带的8名“抗癌明星”一一介绍给台下的400多名“花木兰”会员和大批观众。她那因为激动而略显哽咽的声音,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。主持人将话筒对准文旗斌,请她谈一谈成立“花木兰”的想法和意义。

“帮助你,拯救我。”这位做了近40年警察的女性,一字一顿,缓缓地说。